



陈 炉

百年炉火

雒 忱 / 著

炉 陈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雄忱，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耀州窑系主要产地之一的陈炉小镇生活了十八年。后来从事过教育期刊编辑工作，新闻工作，政府机关工作，文联创作及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等。对历史及企业文化有较多接触，多次考察藏传佛教和秦直道，尤其珍视有关耀州窑和陈炉小镇历史嬗变中的故事和传说。在新闻写作、文艺评论、企业文化作品、歌曲创作之外，《百年炉火》是作者第一步演绎陈炉小镇历史生活的长篇小说。

百年炉火

雒 忱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炉火 / 雒忱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13-0798-7

I. ①百… II. ①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9702号

百年炉火

作 者	雒 忱
责任编辑	申亚妮 李 丹 靳 嫦
整体设计	前 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540千字
印 张	31.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98-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3332611

谨以此书献给祖祖辈辈在陈炉古镇生息的先民们
(本故事纯属虚构)

演绎百年世道人心的大书

——关于《百年炉火》

杨志鹏

读《百年炉火》，常常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这感觉不仅仅来自于情节的跌宕起伏、变幻莫测，还来自于情节背后的历史。这历史不是来自于史志类的官方记录，而是来自于民间的口口相传。几乎每一个影响故事发展的情节，都伴随一段地域历史、一段家族传说而展开，这就使得这部书超出了当下流行的小说，具有了文化意义和民俗学的价值。

说到底，一个国家，国土再大，民族再众多，其悠久的历史也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同区域人群演进的史实构成的。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时代，或剧烈震荡，或太平盛世，都会在不同地域，产生大致相同的效应。看似草根层面发生的家族延续、家业盛衰、家长里短的故事是孤立的、单个的，甚至是偶然的，然而细细观察，它无一不是时代的投影，无一不记录着国计民生的悲欢离合。所以它就具有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的认识与解剖的价值，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百年炉火》提供给我们的正是一部内容丰富、意蕴深厚、文化信息密集、值得反复解读的百年历史缩影的大书。在一个大灾之年，一个母亲为了搭救因粮食稀缺濒临饿死的儿子，竟甘愿在丈夫和儿子的眼皮子底下，骑上仅提供了一斗玉米的陌生男人的毛驴远去他乡，而又在多年之后，靠乞讨返回故乡，精神几近崩溃，而后的岁月里，发病时唯有拉住儿子的手，才能在恐惧中找到依托。而卖妻的男人，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守候着这个女人，以他的家业和尊严，默默地承载着这个女人全

部的希望,直至她的生命终结。这是一个卖身救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卖妻救家的故事,同时亦是一个奇特的民俗文化的场景。

从我们民族尊崇的伦理角度看,这样的故事将主人公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地步,卖身也好卖妻也罢,在女人绝对私有化的伦理道德层面,这是女人的羞耻,更是男人的耻辱。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在人们的意识里,是难以容忍这样的行为的。而无论是通读这部巨制,还是孤立这个情节,都无法得出谴责的结论,反而使读者的情绪深深陷入其中,或悲凉,或伤心,或无奈,或感叹,所有感情的纠结只能让我们唏嘘世道的艰辛和人世的无常。通篇这样的情节不在少数,每一次阅读都会给我们的灵魂以极大冲击,使我们久久不能平静。

我只是在这部庞大芜杂的故事叙述中,随意牵出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它是书中最精彩的情节,也不是因为它是最令人难以排解的情感释放,而是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乏菩萨式的大爱精神,也不乏儒家的救世情怀,更不乏老子道法自然的智慧。可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大致相同的故事,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从盛到衰,经历着大致相同的过程,正如人们无法躲避死亡一样,任何英雄都无法使江山永驻。我们接着这个故事向下读,就会知道这个卖身救子的主角,以强烈的感情为支撑,将她的儿子雒武推向了家族荣耀的顶峰。然而,随着世事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正如一个再强壮的人都无可避免地会走向衰弱最终难免死亡的路径一样,雒家的历史呈现出与愿望相悖的反面。命运并没有再一次对他微笑,在动荡的岁月中,他有可能成为打家劫舍的强人,但家传与家道,成就了雒家的大业,使雒家成为古镇上屈指可数的富户。这样的家业,本该顺着天理人道向前发展,然而,几十年之后人们在老街夕阳的残照中,常常见到他的后人。那时,他的后人已经不是以荣耀示人的大家公子,而是溜达街头的闲人。这故事所包含的意义与前一个故事一脉相承。前一个故事以悲剧开始,虽然令人心酸,却以正剧结束,终归给人以情感补偿;而儿子的故事以喜剧开始,却以令人心碎的悲剧结束,其结果更使第一个故事显出巨大的悲剧冲击力。两段故事的结局,揭示了世道的诡诈和不可捉摸。陈炉古镇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个以制瓷业显赫乡里、崇尚道德学问的牟家不是这样吗?作者稠密地讲述着这些故事,给读者传达的显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超越故事的世道密码。菩萨的大爱也罢,儒家的救世情怀也罢,老子道法自然的智慧也罢,虽然在教化的层面流淌于民族文化的血液中,然而,被欲望之网笼罩的人们,难以依据圣贤的教导,将个体人生导入真正的生命之源,从

而摆脱邪恶的引诱。所以人心将自己最终毁灭,世道无休止地陷入轮回之中。

无疑,这使得《百年炉火》具有了超越史志的认识价值,它实际上构成了一幅陈炉古镇心灵的《清明上河图》,让读者深入其中,见识百年中国的复杂和艰辛。尽管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故事背后的意义,却以丰富而又庞大的故事脉络,为我们编织出一个又一个世道人心的开端与结局,并在哲学和宗教层面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道人心的通道。只要我们对中国历史多问几个为什么,对书中的故事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有所感悟。世道的变迁在于人心的浮动。陈炉古镇最初的陷落,看似是一场巨大的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于是才有了朝廷的移民。即使前一次毁灭我们把它看作天灾,但陈炉古镇以后的世事更迭,就绝不是天灾了,深陷其中的人心决定了它的走向。多年以来,我们的小说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把人性的失败大多归罪于社会,岂不知利益集团的财富攫取、社会道德的衰微、价值观念的走向,绝非统治者任意可以改变的,一切都是共业的显现。这其中,人心的作用是巨大的。古人讲世道人心,实际在说世道反观人心,人心决定世道。作者在叙述这个令人寝食难安的庞大的故事时,重点可能在于表述历史,为时代记录下家乡这段难忘的乡村记忆,但全篇实际上给了我们故事之外的宏大意义,使它具有了难以掩盖的文化价值。

行文至此,使我又想起另一个话题:当下的出版业,每年有近五千部小说横空出世,这还不包括难以计量的网络小说。按理推论,数量庞大,必然为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恰恰相反:大师已经不再重现,经典已经不再产生。这是时代的悲剧吗?不!仍然是人心的悲剧。相对于流行的所谓玄幻、魔幻的表现手法,相对于胡编乱造的商战、情场的俗套描述,相对于官场文化大行其道的反向教化,《百年炉火》在老老实实记述一段难忘的历史,在真真切切表达一段挥之不去的感情。作者并不是一位长年写作的职业写手,更不是一位已经成名的作家,但他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叙述,都充满了文化情怀,他将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对人心世道的劝诫,对众多难以把握的命运的感叹,融入字里行间。作者怀着一颗大爱之心,书写着家乡的历史,述说着家族的血泪。你可以对这部作品挑出一百个不足,但你无法否认它所具有的历史认知价值和宏阔叙事的尊贵。

2014年12月7日于青岛

书语小辑

岁月演进中,人们在非常久远的时光里,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都显示出极端无奈的羸弱和渺小,甚至任凭肆虐的大自然驱赶与屠杀。那一场场的旷古灾祸中的生离死别和颠沛流离,形成了地方文化的断层甚至倒退,文化研究者显得茫然和无助。但从历史的角度去考量,这其实是人类进化史上不争的事实。脆弱的生命体难以抵御残暴无常的灾难,唯一的选择就是灾难过去之后的重新开始与探索。古镇几千年陶瓷炉火几经灭顶之灾,但在大难之后又顽强地燃烧起来,这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自然定数,抑或是重新繁衍起来的住民的生存追求?但无论如何,不管是灾难连连还是住民大幅更迭,那一口炉火却从未真正熄灭,成了中华大地上一脉相传的生生不息的炉火……

自然灾害或者战争,都会将普通人的命运推向极点,在波谷浪峰上能够全身退出就是最大的胜利和成功。而在这些波谷浪峰之外讨论陈炉古镇陶瓷业的兴兴衰衰,那注定是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不管陈炉陶瓷历史上的哪一个或几个时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无论今天陈炉陶瓷产品与古代一个或几个时期所出精品有多大的差距,我都会为我的古镇的历代先祖而自豪。作为小镇的后代,我不为失传的技艺抱憾,我为他们曾经经历的在大灾难之中所体现的无畏精神和永不服输的态度而骄傲。也许有人更在乎自己的藏品能价值几何,而我更看重的是它们终于走到了今天而不是留在昨天的历史书的字里行间。

佛说,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去的必定会去。活着就是一种经历。该来的没有来

人就垮了,就是把坚持变成了陷阱;该去的没有去就湮灭了,这是没有把平常化入灵魂。佛求无量寿,道追久视生。对生命来说,有胸襟地活着就是硬道理。看来的来去的去,犹如看四季之变化百草之荣枯。一个坦荡的人习惯了春风夏雷秋月冬雪,只在养浩然之气,一切变化都会是过眼浮云。

就一个小镇来讲,多的是一种悲壮与苦难,酝酿的是明争与暗斗。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和机缘巧合,更多的是执着与坚守。编剧笔下的世界是虚像的,而真实的生活却是黏腻而又简单的。

世事对每一个过往都是公平的,你选择了花朵你就享受美丽,你选择了跋涉你就遭遇荆棘和崎岖。世界上的万物,自生至死,喜也罢悲也罢,那都是一条不归路,你每时每刻都在播种,每时每刻也都在收获以前播下的种子所结的果实,或多或少,或美或丑,或善或恶。

偶然造就的历史往往比必然更多,因为猜测永远都会把真情伪装起来,从而造就越来越多的误会和遗憾。这些误会和遗憾不断发酵膨胀,其所产生的极度的破坏力是永远不能低估的。

一个人的德行是亲和剂,能够在任何场合和环境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感觉,并不会因为自己原本位置的尴尬给自己的生活蒙上阴影。

人活一世,只要时时能够把别人挂在心上,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抛弃你。世界抛弃一个人首先是这个人自己抛弃了自己。上帝不救那些不自救的人,你的上帝就是你自己,准确地说就是你自己的觉悟和智慧,就是你生活的简单和充实,就是拒绝贪婪和自私。有了这些,世界就永远不会抛弃你。

每一个自信的人都会有自己独到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动摇,不盲从,就一定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活韵律。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在自己的心灵上播下了一颗种子,就会用一生的时光去照

料它生根开花结果,哪怕这颗种子在其主人倾尽一生心血之后还没有结果,这都是无怨无悔的事情。世上的种子并不是每一颗都会发芽,世界上的心愿并不是每一个都有实现的机会。但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回,而且每个人都是单程票,来了又去了,去了就没了。

这是一部浓缩的历史,一部截取一个短暂的断面透视和提取上下千年的历史。截面里有故事,有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审视自己的生存背景寻找各自的支持力量,从而为自己的理想憧憬而努力的历程。但在没有找到一种平衡力量的情况下,他们摸索前行,相互冲撞……

故事中的梁涇渭教授总结说,一座以陶瓷业为主要营生的小镇的历史中,那么多纠葛与惊险,那么多血腥和辉煌,那么多缤纷与繁复,以及那么多猜测与疑惧,令时人惊悚、后人回味。故事像一缸腌制多年的酱菜,味道深长而厚重,但酱色太重叫人分不清丝丝缕缕。陶瓷原料陶土是一份自然的馈赠,陶瓷制作是千年不变的产业,世事变迁与行业情形的变幻与竞争,演绎出来酱色的历史,有许多包容与情义,有几分相争与较量,有大义凛然的担当也有蝇营狗苟的暗枪。史诗记述的是撼动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与之相适应的美丽传说,而真实的生活截面却包含了诸多骚动与苦楚,许多意外与无奈。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实相,也是历史的本来模样。

每当一种强力需要抗衡时,人们就呼唤有一种更加猛烈的力量出现。一旦这种强力的力量不存在的时候,后来被人们呼唤出来的更加猛烈的力量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饥饿是毒蛇,能够吞食所有的羞耻。

历史长河中的任何悸动,在后人看来都只是整幅画卷之中的一个节点,从来不足为奇。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对后来的人来说,都仅仅是茶余饭后的些许谈资而已。革命是摧枯拉朽的洪流,是涤荡世界的暴风骤雨。暴风骤雨过后,主流已大江东去,而主流之外的涓流与泥沙,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再也没有谁去计较他们在洪流形成之中的力量与奉献了。而失去主流支撑的他们,就只有自主地选择

航向,或者成为落伍者,或者永远地停留在老河套的沙滩上。历史上,每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戏份,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善恶没有那么分明,事情没有那么多峰回路转。所以,怀里揣一个梦想,不要等待,不停脚步,一路走下去,没有输赢,这就是你的人生。

岁月的长河激荡着不息的波澜,有时候你在波澜中被冲击得晕头转向,待到安定时才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叫你防不胜防。有一种变化是你自己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之中,主动地对自己的去向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怀揣着对新生活更加美好的希望走向远方。一生保有一个不变的生活状态不是不可能,只是太难。

世间成大事者,首要的当然是自身的能力或学识。但与能力与学识同样重要的是机遇与机运。机遇也许不少人都有,但机运却不是由你个人所决定的。

灾难不是永远过不去,就像天阴下雨一样。天阴时居家过日子,天晴了出门看生意。天阴是肯定会有的,像人有时会感冒发烧,但天阴和感冒都会过去,天气晴朗和不感冒的日子终究会来到的,不必为眼前的一事一景而感怀。生下来就是往前走,毫不在乎地往前走,没有什么障碍地往前走,走到生命的尽头就是人生。

楔子

不知道哪一辈的老爷爷开始讲述这些故事,但这些故事被一辈辈地流传了下来,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姓氏被冠在地名上,这个地方一定与这个姓氏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历史渊源,像崔家沟、李家洼、陈家山、高家坪等。除过特殊的原因在当地找不到地名前姓氏的人家,地名以姓氏命名一定与当地的姓氏有绝对的关联。如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家乡耀县(今铜川耀州区)孙原乡就找不到姓孙的人家,有的只是焦姓和李姓。原因是当年孙思邈进宫去为圣上疗疾时,深深担心稍有闪失会有性命之虞,闹不好还会株连子孙,临进宫之前吩咐子孙姓李或姓焦,所以如今的孙原乡就没有了孙姓人家而只有李、焦两姓。至于当年孙思邈老先生为什么避祸改姓时选择了李、焦两姓就不得而知了,但表面看孙原乡似乎真的与孙思邈有了关系。只是李、焦两姓的后人都认孙思邈为先祖,供奉香火不断。对于陈炉古镇来说,作为姓氏的“陈”字似乎与这个历史文化名镇没有多大的关系。镇上二十九姓人家,陈姓是有,只是所占的人口比例绝对是极少数,从任何角度去考虑都不会影响古镇冠名这一重大议题。所以,陈炉镇的“陈”字只能从陈旧古老的角度去探究,也可以理解为是耀州窑一系最陈旧的老窑场。不仅如此,“陈”字后面加上一个“炉”字在地名里面也属极少见,但在当地在你认识了陈炉古镇之后就会对这个“炉”字有一个直白的认识:该古镇千秋不变的产业和产品是陶瓷生产和销售,而生产陶瓷需要的是烧造陶瓷的炉子和炉火。正因陶瓷制造和销售是古镇久远难考的历史,这个“炉”字入地名就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了。陶瓷制造与销售的历史久远,烧造陶瓷的窑炉与这个产业一样地久远,“陈”字从窑炉古老陈旧的角度去修饰“炉”字并作为地名就不难理解了。陈炉的陶瓷制造和销售历史有多久远,

似乎从这个名字上讲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尽管均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长期确定为官窑,但它们所在地却没有将陶瓷的制作与销售的情况切入地名,可见古老陈旧的程度与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还不足以进入地名,由此也足见陈炉古镇陶瓷制造与销售的历史之久远和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过去的历史中,陈炉人为古老的陶瓷烧造历史而骄傲,如今他们也为陈炉这个写实的地名而骄傲了。

担当这个地名,陈炉作为21世纪在全国被评为陕西省第一个历史文化名镇的后话来讲,是当之无愧的。陈炉人为这个地名而骄傲,也确实有它无可置辩的道理。像古耀州拥有孙思邈、柳公权、范宽和令狐德棻这些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一样,古同官(今铜川)的名人寇慎、崔乃镛等对陈炉古镇传统产业与历史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和评价,在著述中均有大量的篇幅去描述和赞美。但作为一个固定时代的人,他们对古镇历史文化的了解也是有限的,尽管他们的学识与阅历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但埋藏在历史云烟深处的真相和源头他们也不可能尽得了了。加之他们两人一个在苏州知府任上辞官归故里,一个在湖北督粮道任上被革职回家,一生满脑子装的是官场仕途上的倾轧与黑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只有在梦中怀恋与追慕故乡的久远历史与传说。倒是一生因家里实在没有财力供其上京旷日持久地赶考和交游士林的老秀才牟松堂老人,对此有了翔实的研究与总结,从而使古镇的后人们有了充分骄傲的资本。像老先生被金钱所困前半生致力于率领子孙依靠陶瓷制造振兴家业,后半生因家业鼎盛又埋头书房研究学问那样的真挚与投入,前者是远远不能及的。也像老秀才或致力兴家,或研究学问一样,最终老秀才在钻研佛道之学多年之后神秘失踪,给家人乡人留下永远的不解之谜一样,他活得那样的纯粹,那样的恬淡,那样的清晰明了,不光是书写了一部磊落坦诚简单明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了在贫穷时致力兴家的楷模。富足时潜心研究学问的心态,心境改变时毅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追求心目中的至高境界的坦荡与无畏,给乡人树立了一个品质高洁的读书人的高大形象。世易时移,否则乡人大抵是会给老秀才建一座庙的,最少也会给他竖一块碑石以彰显其高风亮节。

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雒秉顺与老秀才同时代又是亲戚,因而爷爷有机会聆听了老秀才所有的研究结果。振聋发聩也好,瞠目结舌也罢,古镇历史之久远与辉煌的当下,使爷爷处于一种强烈受惊的状态。屏住呼吸聆听,大气都不敢出,唯恐漏下每一个细节。可以想象爷爷当时的神情,专注而痴迷,震惊而感奋,像打开了

一扇透视历史的窗户,向他展示了从未经历的世界,从此他走路脚步都变得坚定,呼吸也变得深长。爷爷叫雒安信,小名雒武,乡人称武爷。爷爷的父亲雒秉顺继承祖业以建窠挖煤供应陶瓷业生产为生计,为人义气,但在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之后,变得谨小慎微,由一个张扬的人转变成了一个安详而恬淡的人,终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使自己的人生圆满的事,就是照顾妻子的身心健康。就这一件事,使他对自己的人生建立了坚强的信心,最终安详而满足地随妻子而去,成就了自己内心宁静安然的人生。爷爷原来的大名叫雒安昌,但只是在订立契约时才用,小镇上人私下都叫爷爷原来的小名——雒武。爷爷的名字是他的父亲在经历那一场生离死别的事事变故中,在彻夜不眠的煎熬中想出来的。后来爷爷又改为雒安信,那是奶奶请示了爷爷的父亲雒秉顺之后叫出来的,实际上是奶奶给爷爷起的。这个名字在成就了爷爷英名的同时,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葬送了爷爷的性命。结果是爷爷无悔奶奶有感,演变成了家乡至今也不愿意提起的惨烈故事:爷爷被绑缚在清凉寺大雄宝殿前的参天古柏上,手持利刃的刽子手一刀一刀刮下他的筋肉,而他只在临断气之前拼着气力吼道:“为啥这么对我?为啥?”之后,奶奶托人给爷爷的拜把子兄弟杨旅长送去了爷爷日常使用的丈八长鞭,而自己包袱中背了爷爷那个使用了多年的喝茶的高把窑变小号老碗,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骑了一匹骡子,在早晨的红阳里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古镇,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故事中的梁涇渭教授总结说,一座以陶瓷业为主要营生的小镇的历史中,有那么多纠葛与惊险,有那么多血腥和辉煌;那么多的缤纷与繁复,以及那么多的猜测与疑惧,让时人惊悚后人回味,还真的不多见。故事像一缸腌制多年的酱菜,味道深长而厚重,但酱色太重叫人分不清丝丝缕缕。陶瓷原料陶土是一份自然的馈赠,陶瓷制作是千年不变的产业,世事变迁与行业情形的变幻与竞争,演绎出来酱色的历史,有许多包容与情义,有几分相争与较量,有大义凛然的担当也有蝇营狗苟的暗枪。史诗记述的是撼动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与之相适应的美丽传说,而真实的生活截面却是包含了诸多骚动与苦楚,许多意外与无奈。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实相,也是历史的本来模样。



爷爷从他的表叔也就是他老姑的儿子老秀才牟松堂那里听了多少故事没人知道,但明白知道的是他的表叔是他一生听到故事最多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从很小时候开始,每逢节日,他便会紧紧拉着母亲的手去老姑家。每次他所期盼的大餐不是表婶精心准备的饭食,而是表叔讲的故事。每一回讲的故事都会将他带到遥远的没有他存在的古老的岁月。那里充满神奇与悲壮,弥散着险峻与情义,常常令他忘却当下的事而处于懵懂之中,甚至忘了父亲让他照顾好母亲的嘱咐。爷爷幼年的记忆是,父亲牵着母亲的手送他们到将台子灰山岭顶上,然后把母亲的手交到他的手中,看着他们母子走下灰山岭后才离去。处于半清醒状态的母亲会在每隔三五个月的时间犯一回病,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父亲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就是照顾母亲,因此也就把炭窠上的事早早交到爷爷的手里,自己一心一意照顾妻子的生活起居。因此爷爷早早地走上了掌控陈炉古镇东三社一应大事的掌门人岗位,成了远近闻名的交游四方说和协调事宜的首选人。

从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故事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在理智上否定了那些陶瓷专家们存疑待考的推演。不管是耀州瓷的沿革和兴废还是陈炉陶瓷生产的迁延与变革,影响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频仍的、巨大的、毁灭性的按照当时的条件是人们所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其次是战火与兵乱。这些因素影响了瓷业的兴废与技艺的变更。试想,谁会轻易放下生生世世赖以谋生的生计去尝试新的无法确定前途的新事?

牟松堂的故事把爷爷的认知的镜头切换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到大明王朝开国之初。被绑着双手连在一起走在移民路上的时候,我的小镇先祖们的心凉到了极

点。官府通告凡是不愿移民到他处的人家要到移民点登记造册。三天时间集中了四万余人,凡登记的人员就被圈起来说是要办理相关手续。但到第三天的晚上吃完饭后,所有人就被绑起来连在一起,然后分头派人通知所有人的家人;即刻准备行李,领取资费,次日午时出发,移居地待定。于是以山西洪洞县移民登记点为核心的广大地区都被撕心裂肺的号哭声所淹没。一夜简单的准备,到午时饭后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踏上了漫漫征途。那年月,关中连遭旱蝗灾害,赤地千里,昔日富庶之地路断人稀,一眼望去竟不见炊烟。晋南地区向来是人口稠密田亩肥沃,人口稠密显示出土地的紧巴,是朝廷历次向外移民的首选之地。只是历次移民已将无恒产的贫民移居殆尽,家有恒产者再也没有人愿意抛弃现成的生活移居他处。于是官府就以登记不愿移民的骗局,诱惑人们集中起来然后强行征发移民,还在暗自高兴的人们就在这仓促之中踏上了移民之路。史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山西共向全国各地移民十八批次,向陕西移民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而且,只有这一次移民是以骗局开头,又以所有人被锁链一起押送至移民地为结局。

这一路人马长途奔波身心俱疲地来到了关中,其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同官县,又其中的一部分来到了陈炉古镇。不说当时关中的灾后惨景,不说当时整个同官县的情况,作为当时同官县“巨邑重镇”的陈炉镇,经历了那次重大灾害后,十户仅存一户,十人仅存一人。瓷户停产,窑户歇业,行户闭门,贩户关张,数千年陶瓷古镇“炉山不夜”“遍地萤火”的景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瓷场上没有了歇坯药坯的整齐坯阵和熟稔忙碌的人影,窑场上像一股劲风吹去了千眼炉烟,没有了熊熊燃烧炽热锤炼的炉火,没有了出窑验货的叮叮当当或脆响或闷声的瓷器相扣和作人的嘻嘻笑声。镇间通道上没有了往来穿梭的驮炭驮料驮水驮瓷器的牲畜的影子和它们颈下铜铃铛铛的清脆声响。侯家沟和沙沟泉的千年飞瀑流泉已然偃旗息鼓。镇边山岭上往日的郁郁葱葱浓荫蔽天的景象荡然无存,荒芜的田野上几只鸟儿在寻觅着什么,张开大嘴汲取世间的一切营养,连土地都张开嘴巴在渴望着什么。落寞慵倦的日头在镇上仅存的民人眼里,多像一坨金黄色玉米面做成的饼子,遥远地挂在遥不可及的天空,总是叫饥饿的人们更加焦渴。

简陋的窑洞是现成的,已确认没有人家存在,但在院子或者在窑洞旁边简单掩埋的老住户的家人的遗体是要清理掩埋的。瓷户的作坊是现成的,案子上尚未揉好的泥团已经干尽,硬生生戳在案子上。轮机上坐泥的位置上倒扣着一只碗,保证再次启用时不会使杂物混入泥中。还没来得及凑够数量装窑烧制的坯子整齐地摆